

重说与重构——杨东标《柔石二十章》读后

茹 文

《柔石二十章》是以一个人的视角对柔石的重新构建和重新表达。“20多年前的我，还算年轻。我走进了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作协图书馆，借到了《旧时代之死》《疯子》《三姐妹》等柔石早期的作品，一边埋头阅读，一边艰苦地抄写，抄写序言、后记、重要章节以及版权页——那时候，没有复印机，没有电脑，出差的机会也少。一切有关柔石的资料，连同鲁迅的，‘左联’的，都圈进我的视野之内……我翻到了1931年2月7日的那张报纸，这是柔石等24位烈士遇难的日子，报纸上当然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但是，那一天的上海气象预报说，这是38年来最冷的日子，连日下着阴沉而浓密的大雪。”（《柔石二十章·关于〈柔石传〉及其他》）。就在这一段文字的同页上面，放着柔石留存于鲁迅先生处、后广为流传的那张照片，圆镜片后的眼睛里闪烁着纯真、好奇、温暖的光芒，带着作者脉动和报纸触感的文字与柔石遗像并置。本书第一章迅速为读者呈现了30岁的青春遗容与死亡现场的猛烈撞击，引导读者感受近百年前传主生命曾经存在和骤然消逝的悲伤、遗憾和愤怒等复杂情感。

晶莹剔透的“花季诗歌”——读李九伟诗集《爱的低语》

李亮伟

我曾放言：“诗，心晶也！”捧读宁波作家李九伟女士的诗集《爱的低语》，有感其晶莹剔透，复作如是说。

心灵最是隐秘的，但在诗歌中，可以毕现纤毫。

心灵最是变化的，但在诗歌中，可以凝固瞬间。



书店不屈，爱书不变——《书店不屈宣言》读后有感

郑从彦

田口久美子的一生，可以说是与书店相伴的一生，她见证了日本现代大型书店辉煌灿烂的历史，同时也亲历了书店业断崖式下滑的衰败。潮起潮落，千帆过尽，她对书店的爱从未改变。年逾古稀的她，依旧以饱满的热情和执着的信念发出时代宣言——“书店不屈”。在她看来，书店不单是贩卖书籍的场所，更是时代的审美底色。她坚信，书店将一如既往地承载文化使命，完成知识与精神的永恒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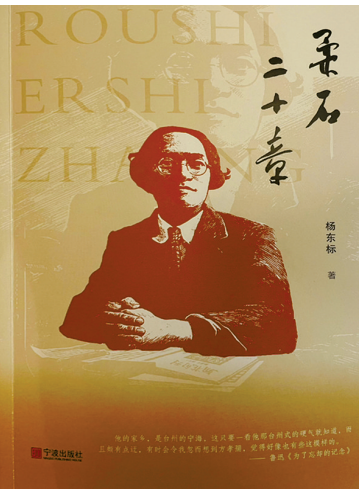
书店的日常是平淡无奇的，田口久美子曾和所有书店的店员一样，每天重复着几乎相同的工作：整理书籍和杂志、归架、核查新书、下单补书、退回下架书籍、导



整书叙述带着一种人与自身、与困境、与生而俱来的局限性作斗争的崇高悲剧美，作者对柔石生命的陨落过程和陨落所产生的悲剧崇高性是深深领会并情感共振的。关于柔石的家乡宁海，“是山陆与海洋接合之所。这特殊的自然条件，培育了这小县城人民一种特殊的性格。他们在狂涛巨浪中，懂得了狂放与勇猛；他们在丛林与巉岩中，懂得了坚韧与挺拔”。关于柔石妥协的婚姻，“另一方面呢，他的心上仍然挂着宁海的家，挂着自己心爱的妻，有时送妻法兰绒一丈四尺，有时带一些做长袍或裙子用的布料，有时则寄些钱去……直至吴素瑛亲自来了一次上海，他还陪着她去玩。送回轮船码头时，忽然阴云密布，暮雨欲来，柔石连忙买好雨伞一顶，复送船上，生怕妻子受淋。”关于柔石最后的死亡，“柔石头部和胸部连中了10弹，欧阳立安的身子倒在他的胸脯上。这些细节，是过了半个月后，难友们从看守的嘴里打听来的；而监狱当局要几个难友于翌日去殉难者的身上敲卸脚镣，却是他们的亲眼所见。”细节达到真实，剪裁形成立意，叙述者的参与、在场、情感介入和精神共振提升了艺术效果。赴龙华感受赴刑路和就义地的一段尤有感染力，“龙华寺的钟声年年如故，敲着大慈大悲；桃花园里的花色岁岁常艳，映着至情至美。而与之相邻的却是残暴与邪恶。这种共存，岂非是一个被错乱了の怪诞？”

物质生命的消逝是永恒的，人死不能复生；精神生命的影响是永恒的，精神突破物质的局限，形成超时空的回响。一个120年前出生的青年英雄已经牺牲，当我们重新书写他，重新解释他，最好的结果，是超越纪念达到启示，超越崇敬达到理解，超越个体的悲伤达到普遍生命的领悟。“二十章”中至少三次引用了鲁迅先生对柔石为人特点与品德的评价，“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革命行为是特定时代的选择，对自我品德的塑造和对理想社会的追寻，具有穿越历史的永恒意义。无私的牺牲是艰难的，也是稀少的。柔石早慧，又迂气，他是民国新思潮中海边县城走出的最早的一批青年俊才，通音律，爱书法，爱读书，有前程；家庭、家乡和国家的现状、出门求学种种的社会磨砺，又使他早早看穿追求功名利禄、坚持高洁品德和自我牺牲帮助他人之间的重重矛盾。

“二十章”中有三章讲述了柔石与鲁迅。鲁迅深刻而决绝，他看人多难，看事多透，他的深情之可贵是因为睿智而不肯轻易动感情。《为了忘却的纪念》是动了悲伤和悲愤的真感情的，不仅是为革命为青年的牺牲而悲，更为艰难时代中正气、天真和利他精神的被绞杀而悲。从小城青年，到浙潮先觉，到北大游学，到上海多伦多路的“左联”成立，到东方旅社赴会被捕，到龙华刑场的30岁终结，内外部



种种因素决定了柔石必然走过这一个历程，缺一环，都成不了柔石。

柔石逝世于1931年2月7日，沈从文发表于1935年《文学杂志》的小说《大小阮》借一对叔侄大小阮，说明以艺术作装饰的空洞的成功人生，与走革命道路的实际的悲剧人生的巨大错位，“这古怪时代，许多人为多数人找寻幸福，都在沉默里倒下，完事了。另外一些活着的人，却照例以为自己活得很幸福，生儿育女，百事遂心，还是社会中坚，社会少不得他们。”柔石最终是以革命行为践行了艺术理想。他在《为奴隶的母亲》中对如春宝娘一类底层小儿女苦痛的郁结于心，他在《早春二月》中对如萧涧秋一类青年知识分子自我牺牲的反向自问，都早早定格在了30岁。这终结是令人心碎的，是玉洁冰清的，也是惊心动魄的。再高超的艺术都比不过拿命去拼的实际人生所给出的答案，柔石对艺术之作用、对革命之痛苦的追问，最终都统一在了30岁永远定格的热情、纯真和死亡中了。

《柔石二十章》的再版，让120年前出生的人再次回到我们中间，这没有“忘却的纪念”，这在今天依然闪耀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火焰。

《世间没有白走的路》



《世间没有白走的路》是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以喜马拉雅高分播客节目为底本、纪念自己的亲友以及抒发人生感悟的随笔集。

作者按三大主题分为三辑整理成书：第一辑所写是作者纪念其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人，比如父母、儿时玩伴等；第二辑所写为作者交往过的文艺工作者；第三辑是作者就生活中的经历提炼出的一些哲思、感悟。在书中，作者将自己一路走来的坎坷经历向

作者	刘心武
出版	天地出版社
日期	2022年9月

读者倾诉，将记忆深处那群善良又可爱的人介绍给大家，也将自己当下生活的反思付诸笔端，以供读者参考。世间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80岁高龄的刘心武先生回顾自己一生读过的书、见过的人、经过的事、走过的路，洗尽铅华，朴素真挚，既有书香弥漫，又饱含人情味和岁月沉淀下来的智慧。作者讲述了自己与多位国内知名作家、学者、艺术家如冰心、汪曾祺、周汝昌、启功等交往的故事，这些记录能使读者对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产生更多新的认识。

随书附赠刘心武手绘小画明信片。刘心武在写作、研红之余，非常喜欢去乡野采风，书中还收录了几篇跟画有关的文章，如《失忆忆西行》《听郁风聊画》等。

（推荐书友：励开刚）

《雕刻时光》



沈晔冰的《雕刻时光》讲述的是发生在钱塘江流域的故事，它就像一部凝固岁月的记录册，用文字记录下匆匆逝去的时光在岁月中雕刻下的痕迹——我们未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凭着文字的记载，便可以沿着时间的长河漫步。

全书分为三大篇章，分别是“忆峥嵘岁月”“数风流人物”“探初心未改”。优秀共产党员、维和警察、奥运冠军、劳动模范……作者将42位来自各行各业、为浙江发展作出贡献的人物的经历作为人物访谈录的基础，一篇篇专访，一个个故事，表明作者关注于宏大历史叙事下的鲜活个体生命，

作者	沈晔冰
出版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2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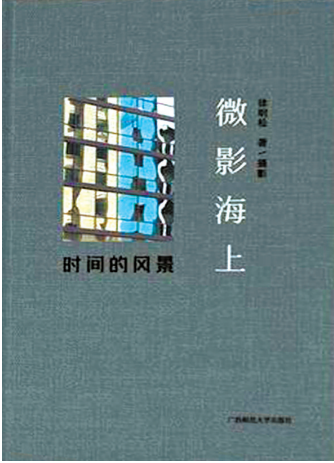
致力于在书写个人发展历程的同时概括出浙江的文化符号。

在《胡家书写英雄传，兆富百姓谈名利》中，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胡兆富讲述自己在战火纷飞年代里作为一个卫生员的职责与使命，感念在峥嵘岁月中那些永远不会被生死定义的战友情；在《拔山扛鼎化为石，智勇双全守初心》中，举重奥运冠军石智勇诉说夺冠背后所经受的苦痛与伤病、失意与颓唐，以及自己如何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转化为行动的高差，勇敢前行追梦的心路历程；在《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中，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袁晶分享自己宣讲红船精神的缘起，她说参观者通过她的讲解追寻红色足迹、寻访初心，便是收获感与满足感的源泉……

激荡在书页里的，是一段段关于个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成长史、成功史甚至可以说是生命史。走进每一个“你”“我”的生活，用心倾听时代脉搏，共立潮头，同赏时光。

（推荐书友：孙誉宁）

《微影海上：时间的风景》



复杂的摄影艺术，似乎和我们有着天然的隔阂，然而手机却能让你轻而易举成为一个“艺术家”。确实，“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句博伊斯的名言在当下成为现实。徐明松的手机摄影，更多让笔者感受到一种艺术态度、一种生活情怀。

纯粹而又天然的拍摄，一个瞬间，一个剪影，都值得纪念。徐明松的手机摄影作品会大胆而又勇敢地告诉你，不要左顾右盼了，生活不在别处，就在此处。此处，灵感可以被捕捉，禅意可以得到具象化，美学的享受不再只是博物馆对外开放的权力，艺术可以尽情地自由流动，和大众分享和交流——摄影和艺术在这里汇聚，邀请你入场。

本书分为五辑，主题包括城市建筑、公共艺术、光影、静物、当代绘画等，彰显了作者的审美意趣和对当代艺术发展的哲思，探讨了摄影和艺术之间的关联，给予读者一种新的视角来重

作者	徐明松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2年8月

新审视21世纪数字化时代下的艺术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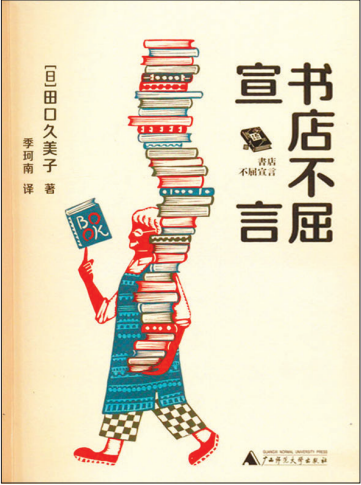
公共艺术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座城市的气质所在。徐明松关于城市的摄影作品，在光影中展现着一座城市的浪漫和艺术。光影重叠，是小人物的生活；透过窗户，是另一重人生。在《一色烟云澹不消》里，弯弯曲曲向上的枝丫，延伸至天空，仿佛是一具探寻自由的躯体，充满了生命原力。《攀援的城市》似乎带一点后现代的迷幻色彩，黑白视域下一种艰难的攀爬，好似在城市中谋生的另一种折射。

徐明松主张与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沟通、模拟、挪用、结构、重构。比如他的《花洒》是拟油彩法，繁复花朵向你涌来的瞬间，好像一潮又一潮的水彩向你袭来，让你晕眩在这花花的世界里。《墨花盈窗》则是拟水墨写意，窗棂的黑色和花朵的白色，一刚一柔之间，似能触摸到花朵的柔软。《水何澹澹》是拟版画法，却也能将涟漪的波纹柔软地呈现出来，有一种夜色下的静谧感。

在徐明松的作品中，仿佛看到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修辞，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情绪。在透与不透之间，感受到他对生活的一种执着。

（推荐书友：陈佳露）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田口久美子长年面试新员工的经验，也一再验证了自己的想法——书店店员是因为喜欢书而选择了这个职业。的确，书店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单纯的地方，一个让人怀着喜悦感、幸福感、自豪感工作的地方，它是绝对不应该消失的。这么说来，书真的是很好的共情装置。

当然，书也是一个很好的记忆装置。书记录着人们从无知走向睿智，书记录着人们与伟大灵魂的每一次对话，书记录着这个世界的文化多样性。书静静地躺在书店中，它也在默默地呐喊：书店不屈！